

毛主席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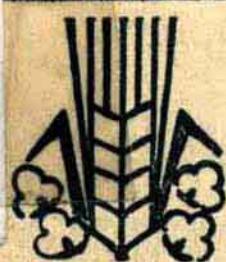
农业学大寨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运用唯物辩证法
种好三麦、油菜、绿肥

——上海地区典型经验汇编



农业技术资料

第 27 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毛 一 · · · ·

农业学大寨

备战、备荒、为人民。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
较大的贡献。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目 录

有了高产田 说服一大片

——从三麦高产的若干典型经验看农业生产
的巨大潜力

(1)

坚持不断革命 夺取三麦高产

..... 嘉定县徐行公社革命委员会 (13)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种好三麦

..... 松江县佘山公社江秋大队鹤鹑生产队 (27)

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武器夺取三麦

大丰收

.....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三麦小组 (49)

发扬大寨精神 夺取油菜更高产

..... 南汇县老港公社中港大队第一生产队 (67)

在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夺取油菜
高产丰收

.....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油菜小组 (82)

为革命种好绿肥

..... 奉贤县青村公社革命委员会 (102)

运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种好绿肥

..... 南汇县老港公社横华大队第二生产队 (112)

有了高产田 说服一大片

——从三麦高产的若干典型经验看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

《文汇报》记者述评 很久以来，市郊农村流行着一句俗语：“小熟不当粮，种种白相相。”

还有人说：“三麦三麦，难超三百。”

这些说法对不对，不对。第一不符合客观实际；第二不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所谓“小熟不当粮，种种白相相”，意思是指三麦产量低，在全年粮食总产量中不占多大地位，种了意思也不大，这是对种植三麦的一种轻视。所谓“三麦三麦，难超三百”，这是从三麦的历史状况得出的一种概念，机械地把亩产三百斤当作一条难以超越的界线。这是一种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和将来；只看一般平均数，不看典型高产经验的形而上学观点。

三麦是低产作物吗？

三麦果真难超三百吗？三麦只能是低产作物吗？不是的。事实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贫下中农，不但具有冲天的革命干劲，而且具有严格的科学精神，正在创造日新月异的新成就，以一九七〇年为例：

上海县马桥公社俞塘大队种植四百十三亩三麦，平均亩产四百二十四斤，有的高产田块亩产达五百九十四斤；

上海县梅陇公社牌楼大队第十一生产队平均亩产四百五十六斤，高产田块亩产达六百二十六斤；

嘉定县徐行公社全公社三麦平均单产三百八十一斤，有七个生产队平均亩产五百五十斤，有一个生产队平均亩产六百四十三斤；

松江县佘山公社江秋大队鸦鹊生产队，是个低洼地区，对种植三麦是个不利条件，但他们

本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兴修水利，降低地下水位，全队一百六十六亩三麦，平均亩产四百五十六斤半，有二十多亩高产田块亩产超过六百四十斤。

三麦夺高产，一年能做到，但能不能持续呢？

嘉定县马陆公社池桥生产队连续三年高产，三麦的平均亩产超过六百斤。上海市郊邻近的江苏省沙洲县塘桥公社曙光大队新千斤生产队连续五年高产，平均单产六百二十二斤。可见，三麦不但能够高产，而且可以稳产。市郊有的生产队曾经出现三麦亩产七百三十二斤的高产田块，兄弟地区有二十四亩三麦亩产达到八百六十斤。

为什么同是种三麦，有的亩产二百多斤，有的亩产四百斤到八百多斤，是不是土壤的关系呢？诚然，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这个社队和那个社队的土质不完全相同，存在某些差异，但这不是基本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为什么同样的土质这几亩和那几亩的产量不一样，这几年

和前几年不一样，为什么对种植三麦有所不利的低洼地区有的生产队竟超过土质比它良好的社、队呢？根本原因是人的因素第一。贫下中农说得好：“田靠人去种，人靠思想红”，“人勤地不懒，人懒地减产”。低产作物，经过人们的努力奋斗，可以变为高产作物，小熟可以变为大熟。原来的高产作物，如果放松人的主观努力，高产也会变成低产，若干先进单位，靠毛泽东思想指挥生产，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相结合，不是将三麦从低产作物变成高产作物了吗？那些认为“三麦不能高产”的观点，虽然好象也有某些事实根据，但因为他们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又不求变革，所以，这种观点并不是唯物论，而是唯心论。因此，必然要在事实面前碰壁。

种植三麦中的几个问题

根据获得三麦高产的若干典型单位代表的座谈，大致有下列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种子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

成。”种子是作物的内在素质，好比人的体质，强弱悬殊。农谚说：“好种出好苗，好葫芦结好瓢。”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种子与作物的关系。良种与劣种相比往往相差三、五成，甚至一倍。世界上的事物无不“一分为二”，麦子的品种，既大同小异，又千差万异，相对立而存在，相比较而显现其好坏。一定的种子，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不断地在发生变异。即使同一良种，播种到大田，“十个手指不一般长”，还会参差不齐，还有优劣之分，就象人的体质因得到锻炼而增强，因发生疾病而转弱一样。麦子因栽培和吸取养料的不同，也经常在发生强弱变化，所以对种子就得不断的选育。选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在选种问题上，要提倡精心选种，反对粗糙从事；要提倡年年选，反对“一劳永逸”。有经验的贫下中农说：“种子年年选，产量节节高。”这是有道理的。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某某品种退化了”。其实，有退化，必有进化。不注意选种，退化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注意选种，良种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问题

在于是不是精心地去研究观察。如果发现一个很好的品种，而原来的品种相形见绌，那就选用良种，淘汰劣种。一个良种也不是静止不变的，也还是要“一分为二”，良种在培育过程中，还可以选择其最优良的种子。迄今为止，根据市郊农村的观察，以“扬麦一号”为较优秀，而“扬麦一号”来源于“阿夫”品种，又优于“阿夫”品种。

肥料问题。“肥是农家宝，切切不可少。”“人多好种田，肥多是丰年。”这些都说明肥料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对于肥料也有两种抓法，一是“动手”，二是“伸手”。“动手”和“伸手”，一字之差，反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依赖外援这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化肥是重要的，但使用要适当，不能满足于“氨水浇浇，田粉飘飘”，从而放松有机肥。有的生产队种三麦由于缺少有机肥，产量不高，而农本很高。与此相反，大搞积肥，叫“河肥上岸，城肥下乡，杂肥成堆，猪堆贮藏，菌肥满仓”，这是使三麦高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自然，施肥也还要注意一个“巧”字。所谓“巧”，就是要根据作物在

各个不同生长期的特点，施得切合需要，施少了麦苗枯黄，施多了引起疯长。这方面贫下中农有丰富的具体经验。

有的同志认为：“三麦产量低，多用肥料不合算。”搞生产，账不能不算，但账有各种算法，只算农本账，不算增产账，这是片面的消极的算法。用一定的肥料去换取三麦的高产，总是得大于失。我们知道，每增产一百斤麦子，等于一百十多斤稻谷，这不是从价格上着眼，而是从实际粮食产量着眼，因为一百斤麦子可以出八十八斤面粉，一百斤稻谷，出七十二斤大米。“积肥如积粮，粮在田中藏”，从根本上说是合算的。这是全面的积极的算法。何况，我们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种好三麦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账，而政治账高于经济账。

防治病虫害问题。三麦高产的一大障碍是病虫害。“发生黑穗病，产量减一成，遇到赤霉病，减产二、三成”。这些病害能不能防治？有两种回答：一说可以，一说挺难。不同的回答

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认为病虫害难防的同志，不懂得一物有一物相制的道理。病虫害没发生的时候，满足于“看看蛮好”，病虫害发生时，只知消极的慨叹“毛病一来真糟糕”。病情没有发生时想不到防，病情轻时又没有去防，病情重时感到已经来不及防。他们不懂得“防重于治”的道理，崇拜“自发论”，甚至发出什么“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之类的悲观论调，这显然是错误的。认为病虫害可以防治的同志，认真研究病虫害的发病规律，有的要防在未种之前，有的防在略有苗子的时候。黑穗病的病毒在麦种之中，在播种前几个月，就用石灰水浸种晒干，一般就不发生这种病，即使发生也比较轻微，在赤霉病还处于萌发状态时，用“富民隆”农药拌以稻草糠喷施，一般可以得到控制和制止。江秋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已有两年没有出现赤霉病。世上没有“不治之症”，只有暂时还没有办法制服之症，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经验的不断积累，对于各种病虫害都可以找到制服的办法。

要认真总结经验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

“有了高产田，说服一大片”，这句话生动地说出了以点带面的意义，以及总结先进经验的好处。高产田的可贵，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活生生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富有说服力的。高产的典型是新生事物，而一切新生事物出现于地平线上时，起先总是作为个别事物而出现，常常被有些人所忽视。当新生事物刚处于萌芽状态时，我们就要注意它、抓住它、扶植它、总结它，不能等闲视之。“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新生事物，始终是总结经验的重大课题。而研究新生事物，要研究它与旧事物相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三麦高产的典型经验，是与旧习惯势力相对立的。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

势力。”习惯势力束缚人们的头脑，如说什么“生产年年搞，总是老一套，为啥这样搞那样搞”，嫌科学种田是“花头经十足”。这种墨守陈规的“习惯论”，应当破一破。

总结经验，也有两种总结法。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关门总结。曾经有一个科学研究单位，编了一本《小麦丰产研究论文集》，洋洋洒洒长达二十九万余字，对作物进行异常繁复的考证，大搞不得要领的烦琐哲学，画了大量的图表，有许许多多曲线直线，有这个线那个线，独独不走群众路线。难怪这本论文集，贫下中农根本听不懂、看不懂。

另一种总结，根据辩证唯物论，对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分析，将高产田与低产田作一番认真的比较，组织参观交流，“听一遍不如看一遍，看一遍不如做一遍”。将群众实现高产过程的矛盾和斗争如实地反映出来，然后上升到理论，并取得显著效果，这是走群众路线的总结。去年冬季，本市农业部门，组织了县、社、队的干部，举办了研究夏熟作物生产经验的学习班，既交

流又参观，弄清“要我种，还是我要种”，“一熟与熟熟”，“低产与高产”，“前茬与后茬”，以及农业“八字宪法”之间的关系，找了差距，鼓了干劲，群众反映良好。

总结经验的交流会，能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即使创造了高产经验的先进社、队，它的经验也还往往不完全的，有的单位明明有经验，但不一定一下子就总结得出来，经过交流讨论，分析了本单位的经验和问题，又学到了别人的长处。“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不比不知道，一比坐不牢”，经过比较，落后的单位感到坐不牢，即使先进的单位，同兄弟单位相比较，感到差距很大，也坐不牢，这就产生了要急起直追，跃跃欲试的劲头，这就很好。

“有了高产田，说服一大片”。这个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它向人们说明农业增产的潜力很大，巨大的生产力蕴藏在群众的社会劳动之中。当然，要把原来的低产田变成高产田，是有一个过程的。它既是可以飞跃的，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了高产田，可以激励

信心。但要把高产的可能性变为普遍的现实，还要经过一系列努力，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雄心壮志一定要有，而订指标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指标要经过努力而能够达到，使群众有产可超，指标过高，一时达不到，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指标保持一般先进的水平，为群众所不断超过，这岂不更好。

现在，三麦不能高产的观点开始被打破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很多地方还有市场。骄傲自满，就是一种。希望进一步打破它们！这样，就能把“农业学大寨”的指示贯彻执行得更好些，把上海的农业生产搞得更好些。

（原载《文汇报》1971年2月2日）

坚持不断革命 夺取三麦高产

嘉定县徐行公社革命委员会

我们徐行公社共有集体耕地面积二万五千亩，历年种植三麦一万三千亩左右。过去，人们把三麦叫作“春花”、“小熟”，思想重视不够，产量提高不快。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发扬不断革命精神，正确处理一熟生产与全年生产的关系，力争熟熟增产，使三麦连年获得丰收。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五年中，全公社三麦平均亩产 362 斤，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五年三麦平均亩产 243 斤增加了 119 斤，增长 48.97%。一九七〇年，全公社三麦平均亩产 381 斤。有六十一个生产队平均亩